

另一面

■祝美芬

免费看片证

在一次整理时，我看到了一封已泛黄的信，它是当年萧山电影院宣传科的汪越涛老师写的。记得那是我第二次参加杭州市青春奖影评比赛，汪老师托学校的一位老师给我带来的。信中主要跟我谈了关于萧山电影院免费看片证的事，说如果我毕业后分配在城厢或附近工作的话，就可以继续使用看片证，如果分配到别地，看片证只能暂时收回了。

那时的我正就读湘湖师范，不怎么懂社会交际，之所以与汪老师有点联系，全是因为上一年我第一次参加了杭州市青春奖影评比赛。记得那次是用了一个晚自修匆匆写好的，写的是刚看过的电影《屠城血证》，结果无意中竟得了个二等奖。之后，我便被吸收为萧山电影院首批影视评论工作组成员。

汪老师先后几次徒步来校，为我送来电影杂志与中国电影报。他说估计我在学校里看不到这些，对了解电影与写评论有好处。

第二年他让我们几位再参加杭州市青春奖影评赛。为此，他专程来到我的学校找到我，说学校里环境有点嘈杂，写文章不够安静，希望双休日择个时间去电影院安静地写。

到了时日我便带了稿纸与笔前往，哪知他仔细到连稿纸与笔也为我准备好了。到了后，没等我缓过气来，便让我坐下来赶紧写。

就像考试时会有监考老师过来看你答题一样，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但我还是安抚自己赶紧写。记得这一回写的是电影《摇滚青年》。开始下笔时比较难，后来便顺了起来。我写的时候，汪老师在旁边默默制作着电影放映前要播放的手写幻灯片。后来一问，才知道每次影前的一些预告与观影温馨提示都是他在幕后亲手制作的，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过了些日子，他就托人给我捎来了这封信，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专程来到我所在的学校，亲自给我送来参加影评工作座谈会的请柬，并仔细地告知活动地点。

毕业那年的暑假，我收到一封来自萧山电影院的信，信里告知我去杭州参加影评赛领奖的事宜。那天，电影院专门安排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载着我们几位获奖者去省人民大会堂领奖。我见到了导演谢晋与演员潘虹，观看了电影《最后的贵族》，听说是该片的首映礼。观影后，又欣赏了潘虹声情并茂的诗朗诵，她身材修长，气质出众，一袭宝蓝色紧身连衣裙，看上去很美。上台领奖时，我从冯根生手中接过奖品——六盒青春宝口服液。他个儿不高，但很有精神，笑意盈盈，当时四十多岁的样子。

毕业后的前六年，因离城区较远，我不再去萧山电影院观影，自然也失去了与电影院的联系。六年后我调到城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遇到汪老师。几天后他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说我既然已到城区，去电影院观影也就方便了，以前又是写过影评获过奖的，推荐我参加萧山区影视家协会。于是，我就与电影又有了联系，直到今天。

有一年的一天，我有事打电话联系他，但打了数遍无人接听，这与以前大不相同。我打电话向原来影评小组的一位成员打听，可得到的答复却出乎我的意料，说他一年前就患病离开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时我还年轻，父母也都健在，而他比我父母更年轻些。

那些年那些人，就像汪越涛老师这样的，本来素不相识，但由于种种缘分，便给予我那么多无私的帮助与培养，如温暖的灯，暖了我的来时路；那些叮咛那些笑容，留驻于记忆的深处……

正如《寻梦环游记》所言，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当活着的人不再记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死亡。如果有人还记得，他就能永远幸福地“活着”……

汪老师，愿您在天堂那边一切安好！

小辰光

■黄建明

人命塘的弹壳

小时候，每每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喜欢与伙伴们一起，星期天到姜家坞山上去摘毛栗。那时没有零食，毛栗是最诱人的零食。拿一把剪刀，拎一只竹篮，走在阳光下，任微风拂面，大家唱着革命歌曲，一身轻松，你追我赶。往往一个下午，能摘满满一竹篮毛栗。

回到家，在墙门的卵石道地上，把布鞋脱下，从竹篮子里拿出一串毛栗，放到鞋底下，用力搓毛栗，把毛栗的尖刺搓软，再用指甲剥开毛栗，取出里面亮晶晶的果实，去皮后直接往嘴里扔，顿时有一股甜味溢满口腔。这甜味比番薯更腻，比花生更鲜。

从罗墓坂到姜家坞，要经过一片原野，原野中间有一道隆起两三米的土丘，当地人称“人命塘”。听老一辈人说起，此塘原有七八米高，宽有三四米，远看像一座长城，屹立在原野上。1940年2月发生了惨烈的“人命塘之战”，硬生生把人命塘削低，从此，人命塘名不再副实。

每次走过七高八低、茅草丛生的人命塘，大家的心里都是慌兮兮的。伙伴们屏住气，不敢高声讲话，都规规矩矩地走路。后来，走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不害怕了，照样唱歌讲话，跟没事儿一般。有时，调皮的我们，还会早早地去，用剪刀在泥塘上挖来挖去。偶尔挖出一颗铜的子弹壳，立刻跳跃起来，向伙伴们炫耀一下，这更加刺激了大伙儿的热情。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人命塘上挖子弹壳，竟忘记了要去摘毛栗，等大伙儿回过神来，太阳已经在寺坞岭上，要下山了。

人命塘，在孩时的生活中，是一个绕不过的坐标。挖来的子弹壳，成了游戏的主角，竟伴随着整个童年，为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一抹鲜亮，抹也抹不去。搬了几次家，这要命的子弹壳，却舍不得扔掉。看着它们，我仿佛闻到了硝烟，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惨烈的一天一夜，那场火光冲天、杀声四起的“人命塘之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萧山档案馆查阅资料，竟意外地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东南日报》，上面刊登了“人命塘之战”前前后后的详细报道：“我军摧毁敌军指挥部系统，沈家十余房屋被摧毁。此役，我军大获全胜，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共200余人，毙敌战马百余匹，缴获敌战马30余匹，各种弹药300余箱及数百担军用物资。”摘录其中一段报道，让我这个工作在外的义桥游子，深切地感受到义桥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牺牲；“如此巾帼弱女，不畏艰险，实属难能可贵，求之须眉亦非易得。”报道中的“巾帼弱女”，就是塘坞村（观界光村）的女教师沈佩兰。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大义凛然，从后门跑出，沿后山机智奔赴云石沈村，把敌军指挥系统等情况告诉192师指挥部。国军对位于沈佩兰家的日军指挥部发起突然攻击，用火攻的方式把日军消灭。沈佩兰参与的战斗，应该是“人命塘之战”稍后的“塘坞之战”留下的事，如今在这些村落的老屋墙上，还有当年日军进犯时留下的弹孔，这是日军在义桥镇犯下滔天血罪的有力证据。

在那缺乏物资的年代里，毛栗的尖刺唤醒了我的味蕾，人命塘的子弹壳给了我久远的乐趣。如今，有关人命塘的经历已经远去，渐渐成为一抹华丽的风色，偶尔翻开来，却有一股闪亮。

醉花阴

■寿健

壮志未酬



《壮志未酬》 寿健 摄

萧山的方言里称风筝为“鹞”。其实鹞是鹰的一种，字典里风筝的别名是“纸鹞”和“纸鸢”。三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湘湖北岸、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率军抗吴的古战场城山顶拍摄结束下来，在临湖的广场休息时，邂逅了这顶挂在银杏树上的鹰形纸鹞。

燕子飞翔、鹰击长空，激发了人类的飞行梦。从木材、金属到合成材料，从螺旋式到喷气式发动机，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飞机到载人航天，空间站，星际飞船，人类从未停止过征服天空的努力。无数人默默无闻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拓荒者、坚守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献给了飞行事业；还有一部分人，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长空……

面对这顶挂了纸鹞，我猜，它后面或许是某一位孩子的飞天梦，他的理想，是飞向那无限魅力的远方。我想象得出他离去时，那不舍和不甘的眼光。我真想对他说：“不要放弃，孩子，从头来过，你会成功的！”我移动拍摄位置，使鹞背对太阳，调整好相机拍摄参数，让主体处于半透明状态，突出鹰羽图案和几点珍贵的深红，而背景呈现云幔密布的低调。氛围的营造和渲染表达出“壮志未酬誓不休”的情感——失利并不能阻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而牺牲必将激励更多的志士前赴后继，理想永远在前方。

民间事

■朱大杨

鲜美的清明螺

清明前后的螺蛳，因为刚刚从冬眠中苏醒，肠子里没有子螺；也因水温尚低，螺蛳肉泥土味较少，因此清明前后这个时间段，被视为品尝螺蛳的最佳时节。而沙地区特别适合螺蛳繁衍生长，因此螺蛳颗粒大、肉肥厚。

沙地人捕捉螺蛳的方法有好几种。——摸螺蛳。夏天水温高，摸螺蛳的直接下到水里，水面上余一个盆子，拴一根细绳，牙齿咬住绳头牵着盆子“走”，摸到的螺蛳随时放入盆中；——兜螺蛳。初春时节，水温尚低，人还不适宜下水摸螺蛳，就用一个小网兜，装一根小竹竿，走在岸边，透过清澈的河水察看爬行在岸边的螺蛳，然后用小网兜把螺蛳兜住，一兜一个正着；——捞螺蛳。有些河道砌石护岸后，坎高坡陡，禁止人员下水。摸螺蛳、兜螺蛳等方法，在这里失去了功能，于是有人发明了简便易行的诱捕法，把螺蛳诱上岸来。他们砍来棕榈树叶，涂上猪油。在棕榈树叶柄上拴一根绳子，顺着高陡的护岸下放到水里。螺蛳闻到血腥味，紧盯着棕榈树叶不放。到一定时候，拉绳收叶，摘取螺蛳，显得轻而易举；——捡螺蛳。凡遇汛期将临，沿江涵洞便会放水排涝，显露的河床上的螺蛳比比皆是，如同天上繁星，散落两岸，乘此机会，人们纷纷赶去捡螺蛳。说是捡螺蛳，其实是捧螺蛳，一颗颗地捡也太麻烦了，双手一捧就能装一大碗……

沙地区曾流传这样一句老话，叫做“骂螺蛳过酒，强盗追来勿肯走”，说明人们对螺蛳这一美食是何等喜爱。

紫藤阁

■徐芳芳

迟到的郁金香

每年春天，去太子湾赏花，是我此生唯一的执着。但今年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在郁金香盛放的时节一览美景，心中颇为遗憾，然而迟到胜于不到，于是毅然前往。

从公交车下来，看到对面就是心心念念的太子湾公园，不觉一阵激动，疾步走过小桥，穿过嫩绿的柳枝张望，哦，它依然还在那里！

出示预约码，携轻快的脚步走入公园。未及走到大风车景点，草坪上的那抹土色让我心里一沉。虽然花期不在，但这雨后的泥泞和满眼的黄土，还真是有点揪心哪！

带着略显遗憾的心情，走过隐有湿意的鹅卵石小径，一个凉亭映入眼帘。抬眼望去，对岸是一片蜿蜒的绿色，一条小溪流水潺潺，岸旁有孩童嬉戏，传来阵阵银铃般的笑声……

被绿色浸染的枫叶召唤着我，走过三三两两的人群，路过一片只剩绿茎的郁金香花丛，空气裹挟着湿意和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几步开外，是一座石桥，上立些许赏花人。我路过假山，走上石桥，便觉此处非常开阔。往下看，流水潺潺，绿影重重。抬头远眺，南屏山云雾缭绕。呼吸渐渐入深，《南屏晚钟》略显忧郁的旋律突然萦绕心头，“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呆立时，突然想起某人曾经说过：“携手看山，山不再寂寥。”虽然此刻那人不在身旁，但拾起这一份闲适的心情以及丝丝念想，心中居然也生出隐隐的欢喜来。

穿过层层绿色，走到小公园处，热闹的小吃店林立，那鲜艳的色彩、浓郁的香味和琳琅的食物品种，处处散发诱人的光泽。我快步走过喧闹，突然发现前路开阔，在满满的一大片绿色草坪中，远处具有年代感的房子，隐设在远山间。呈八卦状的一块块花田，布满黄色、橘色、红色、粉色各色小花朵，点点映衬在绿色中，分外吸人眼球。忽然，一个小朋友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眼睛弯弯的，笑起来像弯月。妈妈在给他拍照，他居然拿了矿泉水瓶顶在头上，令人忍俊不禁，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可爱的样子来，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柔情。拿出手机“咔嚓”，居然拍得非常精致，人像的立体感特别强，光线和构图也非常好。暗暗得意下，不由得找孩子的妈妈显摆。这是一个留着短卷发的来自北京的女性，戴着金边眼镜，面相非常柔和。她一看就非常喜欢我拍的照片，得到肯定，我主动提出了为他们母子拍照。孩子妈妈欣然答应！然后，我就教他们如何摆姿势，比如比心、比如互望等等……后来，孩子妈妈看到成品后，直叹：“这是我在杭州旅行拍的最美的照片！”我想，此刻我在她心中一定被称为“好心人”了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举手之劳，能让人如此开心，我抑制不住激动，错过郁金香的郁闷一扫而空。

道路没有尽头，脚下皆是风景。环顾四周，这满眼的绿意，丝毫不逊色无边的花海。此刻，被绿色包围的我，心中竟十分宁静，生出丝丝的明媚。最美人间四月天，不负青春好时光。迟到的太子湾之行，我收获了另一种感受另一种美。

如烟事

■长风

做一回辅导员

那年我在信用社担任出纳，大约一年后，岗位调整，领导让我接任服务站会计辅导员，这年，我刚好21岁。

服务站会计辅导员，顾名思义，是对全镇各村设有信用服务站的会计（代办信用社存款业务和小额贷款发放）进行业务辅导，按照信用社的业务发展计划和内部管理要求，吸收闲散资金，发放小额农业贷款。

担任服务站会计辅导员后，我平时大多数时间花在服务站报账后的事后监督工作上。空余时间，下站督导检查，主要是盘点现金库存和重要空白凭证，轧打卡片。轧打卡片得用算盘，有的服务站卡片有厚厚的几大本，全靠手工轧打，考验的是珠算功底，一遍不准两遍，直到正确为止。计算利息也同样，1990年前后，国家实行存款保值贴补，计算比较复杂，如遇存款利率调整，会上会下还要培训、辅导。后来有了利息计算器，情况明显好转。

在执行制度上，个别服务站会计，挪用库款给亲戚朋友或一些村干部临时调头，这是违反现金管理制度的。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除白天常规检查外，还经常利用晚上时间，组成几个小组，对各个服务站进行突击检查。站会计家里都有保险箱，有没有缺库，有没有短款，一查一个准。对那些挪用库款的，我们查实后，先进行批评教育，限期补足库存，屡教不改的，建议所在村进行人员调整。

服务站会计基本上都由村会计兼任，他们利用人熟地熟底子清的优势，使村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存取款服务，深得村民信任。

老高是群力服务站的会计，每次来报账，基本上都会来我们二楼办公室喝茶聊天。老高会讲故事，说过去有个生产队里分地瓜，组长按户数堆好地瓜后，挨家挨户要派人抓阄，有个农妇边等着抓阄边吃着罗汉豆，生产队会计忙里偷闲凑上前去，也想弄点吃吃，农妇一扭胯说，“你自己拿”，罗汉豆在农妇的裤袋里，会计晓得这是农妇在“作弄”他，挠挠头皮，引来旁边的人们起哄大笑。

四围村在围垦，路比较远，每次去四围服务站，要骑上半天自行车，每次都是办公室的老谢、老施两位老同志和我一同前往。到了村里，我按照常规，做一些具体工作，两位老同志则和其他村干部聊生产，聊收成。中午饭，安排在会计倪叔贤家里。他家里人早早地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除了鸡、鱼，还有花生米和自家的蔬菜，两位老同志借此机会喝点酒，一顿饭吃得很落胃。

随着农村信用社改制，信用服务站已经退出了舞台，但它发挥过的作用，已被载入史志。我有幸与之有过8年的交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每一次回忆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